

## 论肖红创作的艺术特色

吴怡

肖红——三十年代文坛新星，在十年短短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不但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显示了作者勇于探索和善于表现的才能。高尔基说：“谁要想当作家，谁就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肖红在创作上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清新而不纤弱，明丽而不华绮；语言醇厚，文笔流畅，色彩柔和，风味隽永；有着优美的艺术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熏陶。

—

鲁迅说，肖红的作品“充满着热情”。的确，我们欣赏肖红的作品，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被其中深沉、真挚的感情氛围所吸引，似乎能感受到作者的心房在跳动，热血在奔涌，看到她心酸的眼泪或甜美的笑容。肖红的作品以情感人，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这是肖红创作所呈现的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

在成名作《生死场》中，作者所写的是东北农村群众，怎样在走投无路的生活境遇下，走向觉悟，投入抗日的故事。感情是何等的充沛和炽烈！叙述普通农民死的挣扎，有悲有泪，描绘北方人民生的坚强，有热有火。整部作品犹似一首感情丰富、音调铿锵的政治抒情诗。“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的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是谁在发出铮铮誓言？是作品中的人物！也是作者肖红！

这是被压迫民族反抗的号角，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呼声！当时，生她育她的东北故乡，已经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肖红为了逃离日伪的魔爪，被迫流浪。此时此地，肖红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完全同作品中人物的身世遭遇融为一体了；把自己的灾难和民族的灾难融为一体了。因此，作者的爱国主义深情以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不可遏止地奔涌而出，渗透在字里行间，倾泻在篇章之中。

《呼兰河传》是作者后期创作的又一名著，感情也是异常的深沉。当时，肖红寄居香港，难以抑制心中无限的惆怅，毅然拨动记忆的心弦，把笔触转而去描绘那终生难以忘却而又异常寂寞的童年生活，反映那经常萦绕思绪其实却足可诅咒的落后的家乡风俗，从而造成了《呼兰河传》在情调上的深沉感。“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这一曲稍嫌低沉的心声，是作者寂寞感情的流露。对于偏僻小城生活舞台上，反复演出的悲剧或喜剧，儿时的心灵固然不能透彻地理解其含义，但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的沧桑，当时又处于孤寂心境中的肖红，则清楚地知道，那些象在走马灯上串演着的人物，不过是被旧制度、旧思想、旧传统所塑造和扭曲的畸形个性。因此，作品中实际上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蕴含着对于造成这种悲剧的丑恶势力的愤慨之情。

综观肖红的作品，感情因素是很丰富的。有游子离乡背井而返乡又遥遥无期的浓重乡情；有国家存亡关头难忘匹夫之责的爱国深情；有对儿时生活令人陶醉的回味；有对人生和生活寄予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感情重于理智的肖红，始终没有被流浪途中遭遇到的艰难困苦所压垮，也没有被几经波折的离愁别绪的精神重压所碾碎，她紧握自己的笔，不停地抒写情怀。有时难免奏出一两声低沉而略带忧郁的韵律，但不存在人生的绝唱，也没有庸俗的脂粉气

息。乐观、健康、真挚的感情，是她全部作品的基调。

肖红作品能以情取胜，是与她善于运用抒情性的笔法分不开的。肖红常常运用的那种以情感人的手法之一，是直抒胸臆。萧萧落木，会引起内心的无限惆怅；皑皑白雪，又能联想到做人应该有的纯洁灵魂；久雨放晴，苦闷和伤感得以稍稍释解；阴沉晦暗，孤寂的心境则因此倍增。自然界的千变万化，固然易使想象力丰富的肖红触景生情；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又怎能遏止多愁善感的女作家驰骋难羁的情怀。假如没有人生道路上的颠沛流离，哪有作品中离愁别绪的抒发。没有遭受异国侵略者迫害的亡国之痛，哪有作品中高昂的热爱祖国的强音。对于劳动人民有着出自内心的深切同情，才可能写出象《手》那样感情细腻的篇章；有着执着地追求美好理想的坚定信念，才会产生像《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这样感人至深的佳作。由此可见，肖红的作品之所以能以情感人，以情取胜，这是作者性格的折射，是作者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总之，在情与景同、心与境合这种特定的场合，感情的闸门一旦轰然打开，就会似滔滔流水，奔腾而出，创作上抒情性氛围就随之浓重，作品以情感人就获得更好的效果。

作品中浓重的感情色彩，有时是成功地融化和渗透在形象描绘中，这是作者追求以情感人的另一重要手法。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的感情色彩，每每是含蓄的，潜在的，这样的作品往往耐于咀嚼，越嚼越有味。在《小城三月》中，作者描写了翠姨的恋爱悲剧。感情丰富，但又深藏不露的翠姨，没有对“我”的堂哥哥吐露过一句爱慕的话，她似乎要把这种感情带到坟墓里去；但字字句句，却蕴含着她对“我”的堂哥哥的真挚的爱。作品中浓重的情感色彩，作者是借助于人物性格的细致刻划来完成的，依靠人物关系的巧妙安排来展示的，凭借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来体现的。翠姨深沉的感情，是隐藏在心底的。翠姨的母亲以及所有的亲戚，包括“我”的堂哥哥在内，几乎都不了解她的心曲，以至于她只能寂寞地走向彼岸。翠姨却仅仅由于病危时，接受了“我”的堂哥哥的探望，就感到对生的满足。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感到更加怅惘；但怅惘之余，却深深地体会到作者以情取胜的艺术意图。

因此，可知作者奔腾的感情热流，也是根据作品的需要来采取不同的表达方法的。有时激越热烈，就象炎夏的阵雨，哗哗而下，洗尽暑气；有时深沉含蓄，好似一曲缠绵的悲歌，情回意转，回味无穷。

## 二

肖红喜欢写实，善于运用她那支富有色彩的笔，将自己所熟悉的人物或事件，勾勒成一幅幅饶有特色的社会风俗画，往往生活气息浓厚，意味深长，体现着浓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请看看《呼兰河传》围绕着给胡家小团圆媳妇跳神治病所展示的生活画面吧。小团圆媳妇为什么会从无病到有病，从小病到死亡？竟是出于她婆婆的一片真诚的“好心”，目的是要把这个似乎不受约束的天真小姑娘，按照封建习俗和传统思想来塑造，以至于将一个活泼健康的小团圆媳妇活生生地送进了坟墓。在这幅悲剧性的画面上所出现的人物，有既可恶而又可怜的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有招摇撞骗、残酷伤人的巫神，有闻声赶来看跳神治病的愚昧看客，有以轻嘴薄舌为能事、议论短长为满足的邻居。他们在小团圆媳妇走向毁灭的过程中，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无意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当时的人们，一年年、一代代过着的何尝不是同样的生活！但一经作者的勾勒，这幅画面是何等惊人心魄，引人深思。这是一幅真实生动的社会风俗画，无情地揭露了腐朽的封建习俗和传统思想，含着眼泪批判了深受其毒害的普通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与整个时代的矛盾和命运结合

了起来，使作品示了广阔的社会意义。

作者的观察力是敏锐的。她能从人们几乎司空见惯的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内容，再经她那支生花妙笔一点染，画面上所透示的深长意味，就更显得耐人玩索。在《牛车上》这篇别具一格的小说中，作者所勾勒的画面上只有一辆牛车，缓缓地行进在乡间小路上。构图是简洁的、恬静的。然而，随着牛车的行进，它所展示的意境，却是丰富的、深邃的。这不仅是指画面的背景上，有着生气勃勃的青青麦苗，开满金花菜的小溪，一望无际的旷野……而是牛车上村妇叙说往事的音调，那种被过重的哀愁辗压得神经已经麻木了的音调，却迅速地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另一种境界：围绕着村妇的丈夫姜五云因当逃兵而被枪毙，五云嫂去探望而最后终于未见一面的中心情节，展示出旧中国的劳动人民，在“不是兵灾，就是荒年”的岁月里，生活道路上的悲惨景象。因此，在这幅田园牧歌式的风俗画面上，折射出富有时代气息的闪光。在小说《旷野的呼唤》里，作者所勾勒的画面又是另一种情景：大风施展着淫威，怒吼着似乎要卷走整个世界。作者以这种极力夸张的渲染，来烘托主人公陈公公在儿子失踪以后的心理。而当大风再度横扫一切之际，正是消息传来，陈公公的儿子为抗日而被日伪抓走之时。画面是粗疏的、动荡的，也不妨说是单调的，但透过画面，所蕴含的却是激奋人心的丰富内容：陈公公的儿子和他的伙伴们正迎着狂风恶浪，悄悄地却又坚定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在民族解放的战线上。这样，就使得作品和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了。因而，作品透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火花。

这里，我们不妨把肖红与同时代作家叶紫的创作风格略作对比。曾经受鲁迅赞扬的革命作家叶紫，也喜欢写实，并以反映具有现实革命意义的矛盾冲突而见称。但在创作中，却常把人物的命运，直接安放在迅速发展着的阶级斗争生活激流中，让它去随波抛掷，逐浪浮沉，曲折地前进，显示着作者善于提炼情节和结构故事的能力，从中体现了他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手法的特点。对比之下，衬托出肖红的不同特色：肖红喜欢通过富有色彩的风俗画面的勾勒，表现生活中具有时代气息的内容，从而显示出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

### 三

肖红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在的艺术力量。这力量，来源于作者富有特征性的形象表现力，凝聚为作品的感人至深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在《〈生死场〉序》中曾经指出：肖红描写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力透纸背”；同时，作品又能给人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这正是着眼于分析肖红作品的“力”，慧眼独具地揭示了肖红作品的这一艺术特色。

作者的形象表现能力是颇具特色的。她善于分析生活素材所提供的可能，努力调动和创造性地运用创作上的一些具体艺术手法和艺术技巧，使一些本来极其普通的平凡的题材内容表现出富有启示性的深刻含意，以增强作品的艺术力量。肖红在艺术表现上是细致的，但走笔劲健有力，再加上所写内容健康，立意较高，因而作品能给人以感奋、深思的魅力。下面略举几端，以见一斑。

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常常会使作品出现一种新的意境，有利于开拓作品的容量，增强艺术形象的感染力。在《王阿嫂的死》中，作者主要描写了贫苦农民王阿嫂的悲惨遭遇：继丈夫被地主活活烧死以后，她自己又被地主活活踢死。当然，这种事件在那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本不足为怪。如果一般地加以反映，作品也许会平淡无奇。肖红在构思中却别出心裁地添上

了小环这个孤儿，而且又安排为王阿嫂的养女。这一笔，真有画龙点睛之功。现在，王阿嫂已被埋入地下，小环在那个人世间又举目无亲了。她四顾茫茫，风啸林寒，于是在妈妈的坟前撕人心肺地打着滚哭：“妈妈，跟我回家吧！”这哭声，使周围的人心儿冷凝了；同样也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诱发着人们产生无尽的联想：王阿嫂死了，活着的小环将会怎样呢？西岗子上又要添一个小坟堆？忍冻挨饿地在死亡线上挣扎？挣扎过来了又怎么样，人间不过多了一个新的“王阿嫂”？这正是作者形象表现中构思巧妙的效果，是作品具有艺术力量的表现。

作者十分注意景物的描绘，常常突出而精心地加以渲染，借以烘托内容，深化主题，增强形象表现力。肖红是描写景物的能手，她能把景物描写得逼真和富有意境。在《春意挂上了树梢》中，作者寥寥数笔，就点出了三月春意浓：“天空打起朦胧的，多有春意的云彩；暖风和轻纱一般浮动在街道上，院宇里……橱窗里的花已经开了。”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把春色带到了冰雪封锁的北国，带到了读者的眼前。然而，作者的笔锋突然一转，要人们听一听社会生活中悲哀的秋歌：“大爷大奶奶，帮帮吧……我的腿冻坏啦！”鲜明的衬托，形象的对比，体现出快乐的人们四季快乐，哀哭的人们终年哀哭。不过，这阵不协调的“歌声”，却会使那些陶醉在春色里的有良心的人们，从轻纱般的暖风中豁然惊醒，活力倍增。这就是通过景物的刻意描写所烘托出来的效果。不但体现了思想的深刻性，而且展示了艺术的美，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形象表现中还善于象拉家常似的侃侃而谈，展开叙述。运用这种手法，往往会使作品出现一种亲切感，就象和知心朋友在促膝谈心。作者打开了话匣，将自己生活中所遭遇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和盘托出，犹如淙淙细流，绵延不断。并且，作者又善于驾驭语言，运用朴实而富于表情的对话，悄悄地打开人物心灵的门户。说到伤心处，满含着晶莹的眼泪，谈到欢愉时，又露出淡淡的笑容。肖红笔下那些回忆儿时或青年时代生活的大量自传性散文，几乎或多或少地体现着这类表现手法的特点。在《家族以外的人》中，肖红娓娓动听地讲述着“我”的童年生活的一角：父母眼中的这个“小淘气”，在寂寞的生涯中，逐步形成着叛逆的性格；但透过这个有着倔强个性和过人思考力的孩童的视线，所看到的那位白发老人有二伯，却是有着十分古怪脾气的畸形个性。他寄居“我”家，明白自己地位低下，但又喜欢吹牛；他有着一个流浪汉和寄生者的惰性，而有时又显露出尚未完全泯灭的善良心地。有二伯的性格是被旧社会扭曲了的，是旧制度的产物。因此，通过这个人物的富有色彩的故事，作者把批判的锋芒有力地指向了那个腐朽的社会。

形象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是作品存在高度艺术力量的双翼。二者互为因果地表现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肖红的创作作风是严肃的，她曾经表示，她搞创作“是象《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的。”决不是“提笔就挥”，“不学而能”。可见她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的精神和辛勤探索的努力。这就是肖红在创作上形象表现力之富有特征，作品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关键。